

方剂的组成原则与变化

王 绵 之

85-0
18

北京中医学院印

1981年1月

方剂的组成原则与变化

方剂学是以中医基本理论为指导，中药学为基础，研究和阐明治法和方剂的理论及临床运用的一门学科，是理、法、方、药在辨证论治中的综合运用。

药物的功用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通过配伍组合之后，既能增强或改变它原有的功用，更能调和偏胜，制其毒性，消除或缓和对人体不利的影响。

方剂虽然是由药物组成，但方剂不是见症用药，也不是简单的药效相加，而是在辨证审因，决定治法之后，根据证候，选择合适的药物，酌定剂量，按照一定的组成原则，将药物有机地配伍组合而成。因此，药物配伍组成方剂后，就能全面适应比较复杂多变的证候，更有效地发挥综合的治疗作用。所以，方剂是运用药物治疗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是进行辨证论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历代医学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从理论上总结出了组成方剂的基本规律。兹将方剂的组成与变化分述如下：

（一）组成原则

药物配伍组合成方剂，主要是根据证候的需要，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选药组方，所谓“以法统方，方以药成”。组成方剂有其严格的原则。早在《内经》已经提出，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

主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其后李东垣又说：“主之谓君，兼见何药，则以佐使药分治之，此制方之要也”。何伯奇进一步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引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我们将组成戾则归纳为“君、臣、佐、使”四个字，其具体涵义分别详解于下。

君药：是针对主病、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是一方中之主药。一般方剂的君药只有一、二味，用量比较大。这种“量大”是根据各药的常用量相对而言，不是指方剂中用量最大的药物。

臣药：是辅助君药以加强对主病、主证的作用的药物；或对兼病、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

佐药：（1）辅助君、臣药治疗兼病、兼证或次要症状的药物；（2）当君药有毒，或药性峻烈时用来起制约作用的药物；（3）反佐，即当病邪大甚，防其拒药时，常用一味与君、臣药性味相反的药物作为配伍，起到相反相成的作用。

使药：（1）引经，即具有引导诸药直达病所的药物；（2）对方剂中诸药有调和作用的药物。

以上是组成戾则的具体解释。在选药组方时不要求“君、臣、佐、使”俱全，更不限定方剂中药物的味数，而是根据病证的需要来定。例如，君药往往兼有引经作用，或方剂中药物性味功用不须调和的，就不用“使药”；病邪不甚，不至拒药，或君、臣药无毒，药性也不峻烈，就不需要“反佐”或起“制约作用”的“佐药”。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选药组方，除单味药方如“独参汤”外，都必须按照这个戾则去配伍药物，才能使方剂中诸药起到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综合作用。为进一步说明组成戾则的具体应用，现举“麻黄汤”为例分析如

下：

麻黄汤出自《伤寒论》，由麻黄三两、桂枝二两、杏仁七十枚、炙甘草一两组成，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见有恶寒发热、头痛身疼、骨节疼痛，无汗而喘，舌苔薄白，脉浮紧等症状，功能发汗解表，**亡肺平喘**。这里首先分析麻黄汤证的病理。

健康人的体温所以能够保持正常，适应外界气温变化而无恶寒发热的感觉，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卫气有“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合”的作用，可以保卫人体，抗御外邪。一旦风寒伤人肌表，则皮肤收缩，毛窍闭塞，卫气郁于里不得外达，外无卫气的温养，寒邪独留在表，所以恶寒的同时还发热；毛窍闭塞所以虽发热而无汗。肺主一身之气，与皮毛相合，今毛窍不通，肺气不得**亡发**，郁而上逆，所以喘。头为诸阳之会，风寒外伤，足太阳经脉气血不能通畅，所以头痛身疼，骨节疼痛。舌苔薄白，脉浮紧，也是表寒的见证，当用辛温发汗的方法治疗，使汗出表解，卫气外达，肺气**亡畅**，诸证自然解除。

治法决定之后，就要选择相应的药物组成方剂。麻黄性温，味辛微苦，功能发汗平喘而利小便，其实都是**亡发**肺气的作用，李时珍称之为“肺经专药”，所以选作“君药”。但麻黄过易则泄人真气，所以又用桂枝为“臣药”。因桂枝性温，味辛甘，功能温经通脉，发汗解肌，可以透营达卫，增强麻黄发汗解表的作用，就可以避免麻黄用易过大而耗泄人体真气的弊端。

麻黄汤证中还有肺气郁而上逆所致的“喘”，麻黄**亡发**肺气，固然可以散郁，但肺气已经上逆，单用麻黄，不如配伍一味降肺平喘药，一**亡**一降，使肺中气郁解，上逆平，更能迅速定喘。而杏仁性温味苦，既能降肺气，止咳平喘，又能散肺邪、除风寒，所以选作“佐药”

”，制约麻黄发肺气不利于肺郁气逆的一百，并能帮助麻黄发汗解表之力。

麻黄配桂枝，是发汗峻剂，伤寒学派素有“有汗不得用麻黄（汤）”之戒。汗是由人体阳气蒸腾津液，透达肌表，汗出过多，则津液与阳气俱伤，尤其是阳气耗损，所以《伤寒》中有过汗而致亡阳之变的证治。因此，又选用味甘性温的炙甘草为“佐药”，用其甘缓益气的作用，制约麻黄、桂枝的峻烈之性。炙甘草还能调和麻黄与杏仁的一升一降，所以又是“使药”。因为麻黄、杏仁都是肺经药，所以不再用引经的使药。

通过麻黄汤的分析，可知方剂既有明确的针对性，又有严格的配伍性，尤其是按照方剂的组成配伍则配伍用药，就能使群药更好地发挥作用，祛邪治病而不伤人正气，补虚益损而不得人血。

（二）组成变化

方剂的组成配伍则是严格的，但组成方剂的药味却是灵活的。临床时应该根据证的变化，体质的强弱，年龄的大小，四时气候的不同，方土习惯的各异，恰当地审药定方，尤其用古方治病，更要证与方药都相吻合，否则当加减运用，才能切合病机，达到预期的目的。

1. 药物配伍的变化：这里是指君药的主要配伍的变化。当方剂中君药的主要配伍变化时，即直接影响方的主要作用。例如：治疗外感风寒表实证的麻黄汤用麻黄与桂枝配伍，可以有效地发汗解表，祛散在表的风寒，但只宜于恶寒发热，无汗而喘的表实证。假如外感风寒未解，又有阳郁化热，外见恶寒、发热、无汗，里见郁热烦躁，但舌苔不黄，脉仍浮紧，是里热因表邪未解，皮毛闭塞所致，还当用辛温

~*~

发汗法治疗。然而这与麻黄汤证比较，表实更甚，还有烦躁，单用辛温发汗重剂，表虽可解，里热未必便除，而且辛温重剂，发汗力强，皮毛一开，郁极之阳气必乘机一泄而去，汗出过异，就会导致亡阳之交。所以在加重麻黄用量的同时，加辛甘大寒的石膏为佐药，一方百两里热，除烦躁，一方百可制约辛温发汗太过。这样的配伍变化，具体可以《伤寒论》的大青龙汤为代表。

又如，《伤寒论》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同麻黄汤的组成药物只是石膏与桂枝的不同，就成为一首治疗风寒郁于肺中化热，汗出而喘的方剂，其功用也变为“辛凉宣泄，清肺平喘。”

通过上述三方分析，虽都以麻黄为君药，但其配伍有了变化，整个方剂的作用就有所改变，甚至寒温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2. 药味加减的变化：这里是指方剂组成药物基本相同，只是增加或减少一二味药物，方剂的功用与适应证也就改变。仍以麻黄汤为例加以说明。例如：当恶冒风寒，肺气受困，证见鼻塞声重，咳嗽多痰，胸满气外，苔白脉浮时，说明风寒之邪主要在肺，不须发汗解表，所以根据麻黄汤法，减去桂枝，增加生姜，重在宣肺散寒，自然肺气通利，咳止痰消。（参阅“三拗汤”）假如素来多痰而受风寒，或肺受风寒较甚，肺气不得宣发，软布津液的功能失常，津液凝聚为痰，痰阻气逆，以致咳嗽哮喘，呀呷（即呼吸）有声，咯痰不利，胸膈满闷，鼻塞声重，是当宣肺以散寒，祛痰以止咳，所以将麻黄汤减去桂枝，再加紫苏子降气祛痰，陈皮理气祛痰，赤茯苓、桑白皮泻肺渗湿，通利水逆，自然肺气宣畅，痰去咳止，喘息易平。（参阅“华盖散”）于此可知，每一首方剂在主治不变，而证不完全相同时，通过增加或减少配伍药物，才能药证相当，治疗有功而无害。但需注忌，如果减去方中君药，那就不是加减，而是立法组方的变化了。

3. 药量增减的变化：药物常因用量的不同而功用也就不同，尤其是方剂中药物配伍用量的改变，更是决定方剂作用的主要因素。例如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三方，都是由大黄、厚朴、枳实组成。小承气汤主治阳明腑实证，是因外邪传入阳明化热，与胃肠积滞相结，证见大便秘结，潮热谵语，胸脘痞满，舌苔老黄而干，脉滑数有力等。法当泻结泄热，所以用大黄四两，苦寒泄热，荡涤肠胃为君药，枳实三枚下气破结为臣药，厚朴二两行气除满为佐药。厚朴三物汤主治气滞不行，致胸脘痞满，腹胀而痛，大便秘结之证，所以重用厚朴八两为君药，枳实五枚为臣药，大黄四两为佐、使药。厚朴大黄汤主治支饮而有腹中满痛，大便秘结。支饮即水饮停在胸膈，上迫于肺，证见胸满外气，喘咳不能平卧，又加上腹中满痛，大便秘结，是胃家实已成为当前主证，所以用厚朴八两为君药，大黄六两为臣、使药，枳实四枚为佐药。

以上三方都是因治疗对象的改变，君、臣、佐、使有了改变，药物用量也就随着改变。还有君药不变，而是因为证和配伍药物改变而改变用量的，如大青龙汤证外受风寒比麻黄汤证重，方中还有辛甘大寒的石膏，所以君药麻黄的用量较麻黄汤增加了一倍。另外，石膏能清肺平喘，又有生姜三两助麻黄、桂枝发汗解表，所以杏仁减为四十枚。这些都说明药物用量的大小，对方剂的作用有决定性的影响。

4. 剂型更换的变化：中药剂型各有特点，同一方剂，由于配制的剂型不同，其治疗作用也就不同，这主要根据证的需要决定。例如《伤寒论》的理中丸与《金匱要略》的人参汤都由人参、白术、干姜、炙甘草各三两组成，但一为丸剂，一为汤剂，主治证就不同。理中丸以白蜜为丸，如鸡子黄大，每服用一丸研碎，白开水冲和温服，治中焦虚寒，自利不渴，呕吐腹痛，舌淡苔白，脉沉迟无力者。人参汤

则煎分三次温服，当阳气虚的“胸痹”（喘息咳唾，胸痛彻背）而又见心中痞气，胸满，胁下有气上逆冲心中，四肢不温，倦怠少气，语音低，懒言，脉沉细等证时用。后人治疗理中丸证时，也常改为汤剂，主要是证传较重，取其发挥作用快。类此改变剂型用法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以上四种变化方法不能截然分开。例如，药物配伍的变化就包含着药味增减的变化，药量加减的变化也与配伍变化密切相关，剂型更换的变化同样与配伍变化、药量加减互相联系，而其主要的共同之处，都是根据传变的需要。正因为方剂有如此严格的戾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所以药物经过配伍组成，就有利而无弊，能应临证无穷之变。

附：麻黄汤类五方比较表

方剂名称	组成药物											用法	主治
	麻黄	杏仁	炙甘草	桂枝	石膏	陈皮	炙白 麻黄	苏子	赤茯苓	生姜	大枣		
麻黄汤 《伤寒论》	三两	七十个	一两	二两								水煎去滓，分三次温服。	外感风寒实证：恶寒发热，头痛身疼，无汗而喘，舌苔薄白，脉浮紧。
三拗汤 《和剂局方》	三药等分									五片		为粗末，每服五钱，加姜五片，水煎去滓温服。	外感风邪，恶寒发热，鼻塞声重，胸膈满闷，咳嗽痰多，痰白质稀，舌苔薄白，脉浮。
华盖散 《和剂局方》	一两	一两	半两			一两	一两	一两	一两			为末，每服二钱，水煎去滓，食后温服。	肺感风邪，咳嗽喘满，呼吸有声，咯痰不利，胸膈满闷，鼻塞声重，舌苔白，脉浮滑。
大青龙汤 《伤寒论》	六两	四十个	二两	二两	鸡子大 (碎)					三两	十枚	水煎去滓，分三次温服。	外感风寒表实证：恶寒发热，烦躁不安，身重无汗，脉浮紧，或喘，头痛身疼，舌苔薄白或薄黄，脉浮紧。
麻杏甘石汤 《伤寒论》	四两	五十个	二两		半斤 (碎)							水煎去滓，分二次温服。	外感风热或风邪郁而化热，壅遏于肺，证见身热不解，有汗或无汗，喘满，气急鼻扇，口渴，舌红，苔白或黄，脉浮数。

【方义分析】

麻黄汤证由外感风寒所致。寒性收引，皮毛闭塞，卫阳之气不得外达，风寒独留于外，所以外见恶寒，阳气郁于里，所以又见发热。肺主一身之气而转输于皮毛，今皮毛闭塞，阳郁于内，肺气不得宣发，外则不能转输于皮毛而无汗，内则肺气上逆而为喘。足太阳经脉上至于头项，下至于腰足，主一身之表，伤于风寒，经脉之气血不利，故头痛、身痛、腰痛、骨节痛。舌苔薄白，是里无邪，脉浮为邪在表，紧为寒为痛，诸证皆由风寒伤于肌表，阳气不得外达所致，故当以辛温解表法治之。

麻黄辛温发散，亡通肺气，能散肌表骨节之风寒从毛窍而出，所以选为君药。津液在营为血，在卫为汗，风寒伤于外，卫气闭固，津液不行，所以又选透达营卫之桂枝作臣药，配伍麻黄，亡卫阳，透营气，增强发汗散邪之力。因本方证主要在卫阳不得外达，故以麻黄为主，用芍药较桂枝为大。

肺气郁而上逆为喘，麻黄亡发肺气上行而散，故选降肺之杏仁为佐，亡降并用，肺气即平，喘亦自止。且杏仁兼能解肌，虽性降而不得麻、桂发散之功。

无汗固当发汗，汗多则营卫俱耗，正气受伤。今麻、桂并用须防其过汗，故稍用甘草为佐，既能制其峻烈之性，又有益气之功，使汗出表解，正气不伤。方中麻黄、杏仁相配，升降并用，甘草可以调和，是又兼使药之用。麻黄为肺专经药，杏仁又以肺为主，所以不再用引经之使药。

综观全方，不仅选药精，配伍严，而其用芍药亦与证情相当，故能内畅肺气，外开皮毛，汗出而风寒解，诸证自愈。

三拗汤证未至无汗，是风寒所伤较麻黄汤证为轻，病机主要在肺

，故不需桂枝助麻黄发汗，而以生姜代之，亡肺气，散风寒，自然痰消咳止，寒热除而鼻窍亦通。

华盖散证扩机亦主在肺。肺受风寒，不得肃降，通调水逆与轨布津液之功能失常，于是津液聚而为痰，阻滞气逆，所以咳嗽痰多，痰不咳出，呀呷有声是其主证，当亡肺祛痰为治。故以三拗汤为主，更加苏子、陈皮，理气祛痰，以增强祛痰止咳之效。赤茯苓专利窍行水，柔白皮下气行水，使水逆通调，则痰自消，肺气亦降；且肺气郁而必有热，柔白皮性凉，可以平诸药之温，使与扩证更合。

大青龙汤证与麻黄汤证基本相同，但恶寒发热俱重，且有烦躁，是所伤之风寒甚，所以麻黄用量较麻黄汤增加一倍，辛温发汗之力更强，才能药与扩相当。然而证见烦躁，是阳郁更甚而生里热，所以用辛甘大寒之石膏为佐药，既清热除烦，又制约麻、桂大药之辛温，使发汗解表而不助里热。

方中甘草用量也较麻黄汤增加一倍，逆理与麻黄汤配伍用药相同。且既见烦躁，津液已伤，甘草配石膏，甘寒可以生津，更能除烦。至于方中用生姜、大枣，一温胃气以鼓卫气，一滋脾液以引营气，使通脾胃之津液而和营卫，则汗沅畅而药效亦彰。

大青龙汤为辛温发汗峻剂，故亦可治疗表闭无汗之水肿，开泄皮毛，通调水逆，水肿自消。若恶寒发热，烦躁而喘，但有汗或虽无汗而脉微弱，不可服，误用必致汗出亡阳。服大青龙汤后，遍身汗出，即行后服，再服亦使汗出过多亡阳。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是由风寒郁而化热，壅遏于肺中，肺受热熏，气上逆而为喘咳。肺开窍于鼻，肺气逆甚，则气息急促，鼻翼扇动。此时邪盛势急，故加重麻黄用量以开肺气，散肺邪为君药。但扩由肺热而致，所以倍用石膏，为臣药，一开一清，可使肺中邪热内透

~ 10 ~

外泄而解。况石膏味辛，兼有解肌之功，性虽大寒，不碍麻黄之开肺。麻黄得石膏之相配，亦可止肺而无助热之弊。

杏仁仍为佐药。因已有麻黄、石膏泄肺热，故用异较麻黄汤为少。

肺热壅盛，肺气津液俱伤，故用炙甘草亦较麻黄汤加倍，既能益气，又配石膏生津，亦为佐药。

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分析，虽然有汗，但是肺中热盛，蒸迫津液而出，并非正常之汗，所以仍须开泄肺气。若证见无汗，亦可用，但需适当增加辛温发汗药，以利解表而散肺邪。

于此可知，选药组方，务必辨证审因，细文扩传，使方药皆切合扩传，又能相辅相成，才是有机联系，合为一体。